



蕉/窗/夜/话

# “车车灯”，乡土上摇出的新春欢歌

车方根

2026年新春，携妻女回到老家，陪父母共度佳节。正月初一的上午，一场由乡亲们自发组织的民俗文化展演，在村头的文化广场拉开帷幕。其中，最令我眼前一亮的，是那久违的“车车灯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乡村的娱乐方式远不似今日这般丰富。那时，一台收音机、一场露天电影，便足以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雀跃不已。而“车车灯”，作为一种集舞蹈、说唱于一体的民俗节目，更是逢年过节时最令人期待的“重头戏”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正月初一至元宵，“车车灯”除了在生产大队和社员群聚的大院子集中展演，还会穿行于乡间小道，挨家挨户上门来拜年，成为一代人心中关于乡土年味最鲜活的记忆。

集中展演时，那是万众瞩目的盛事。

早早地，场地上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，来得晚的只好往附近的山坡上爬，半大孩子们干脆爬上树杈，一个个伸长脖子翘首以盼。伴奏的锣鼓一响，周围的人群便如潮水般自动退开，让出一块圆圆的空地，让表演者在这天然的舞台中尽情演绎。演到精彩处，满场喝彩如炸雷般滚过；演到诙谐处，那笑浪一阵阵涌向四野，把正月新春搅得热气腾腾……

上门拜年时，又是另一番亲近与热络。

远远望见彩车朝自家院坝摇来，主家便慌忙摆下碗筷，三

步并作两步蹿到檐下，点燃一挂鞭炮以示迎接。在噼里啪啦的炸响里，硝烟裹着喜气扑面而来——表演者们边摇着彩车、转着圈子表演，还即兴编词，把“主人家新年发财”“阖家幸福安康”之类的吉言唱进调子里。表演完毕，女主人会端出茶水和糖果表达谢意，男主人会往领队的布袋里塞几包香烟、几角零钱算是谢礼。那份热络，是乡里乡亲特有的情分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，随着电视、手机的普及，随着娱乐方式的多元，乡村人口结构日益改变，“车车灯”随之变得少见。如今，它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被列入保护与传承名录。

今年我们见到的这支“车车灯”队的主要道具——彩车（俗称“车车”），约3米长、2米高，用竹篾扎成骨架、外覆彩绸精心装饰而成。车身上下缀满红绸花，顶罩如亭，四檐垂穗，两侧绘有龙凤呈祥图案，前后分别贴着“一路顺风”“四季平安”的吉祥祝语。

最让人忍俊不禁的，是“车车灯”的主角——摇彩车的“花么妹”，由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大爷反串。“她”身穿大红大绿的宽袖花袄，腰间系着一条五彩斑斓的绸带，走起路来故意扭动着胯部，那夸张的“三寸金莲”步态，比真正的老奶奶还要妖娆几分。最绝的是“她”的妆容：耳垂上挂着两颗通红的尖椒当耳坠，跟随步伐晃来晃去，像两团跳动的火焰；脸上抹着厚厚

的胭脂，从颧骨一直红到耳根，活像打翻了胭脂盒；嘴角点着一颗醒目的“美人痣”，像落日余晖映照在皱纹丛生的脸上，给时光特意留下的一个诙谐注脚。

那位手持花扇逗趣“花么妹”的丑角（俗称“小花脸”），也特别滑稽。只见他鼻梁上涂着一块白粉，头戴一顶破旧的瓜皮帽，帽檐下露出一双滴溜溜乱转的小眼睛。他手中的花扇忽而扇风，忽而假装替“花么妹”扇凉，忽而凑近“花么妹”……

表演“车车灯”还离不开另外一个角色：推彩车的“车夫”。他时而踉踉跄跄假装使不上劲，时而探出脑袋插科打诨，那憨中带精的样儿，照样逗。

“车车灯”除了演，还要唱。那唱词不是写在纸上的，是从庄稼地里长出来的，是从烟火日子里熬出来的——

“花么妹”脆生生地唱：“么妹今年一十八，好似一朵路边花。”“小花脸”挤眉弄眼地接上：“花儿美丽逗人掐，不怕刺锥把手扎。”

“车夫”把彩车一顿，如《你莫走》歌唱的那样，沙哑的烟嗓顺势而起：“乖乖么妹坐车头，全靠哥哥推起走，今晚干脆都不走，山沟沟里要朋友。”

唱词里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男女之间的俏皮话，既泼辣又含蓄，听得众人前仰后合、乐不可支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）

诗/绪/纷/飞

## 夜泊秦淮

钟其贵

夜泊秦淮，适逢小年夜灯会  
坐画舫，行进河面，流光溢彩  
方舟轻摇，水波汨汨，翻动着  
前行又迂回的四十多分钟行程  
穿过了多少个桥洞，不重要  
重要的是，不用隔江听夜曲  
坐船上就可以，或古典或现代  
河岸上的彩灯映亮秦淮河水  
波光辉映两岸，那些文化名流  
曾驻足而留下的一串串诗文  
那是历史的脚步与回声  
是时光流动遗存的页码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## 三月

黄海子

三月在村口有些情怯	人家的院坝里
熟悉的土地上长着的	也没晒太阳的老人
全是新的	太阳
那些白菜、萝卜以及菜花呢	却晒着院坝的一些往事
有些野草也不认识	
仿佛被春风用鞭炮、喇叭和	三月在水泥路上加快脚步
锣鼓	走过的地方
刚娶过来	脚步声
	撞向两旁又被弹回
沿老板石路	不知是谁的回响
新修的水泥大道	
宽敞得脚步恍惚	山背后
石板路旁几株桃树和李子	那大片的油菜啊
不知被搬到了	为什么开出一小片殷红的花
哪个春天里	如一枚相思子落在大地

（作者系江津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）

## 忆江南·潼南油菜花游

（依龙谱）

钟 诚

其一	铺金常好客，清江映秀复行舟。归梦已难收。
油菜美，万亩地鎏金。破浪游船润肺，悬空地板步惊心。一望满春襟。	其二
其二	油菜乐，黄海观晨星。文旅繁荣巴蜀地，交流执法遂潼情。“一体”建双城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潼南区文旅委）

音/尘/录

## 世纪经典《珊瑚颂》

王勇毅

《珊瑚颂》作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，经过半个世纪的传唱，永恒的精神内涵与时代启示，传递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、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，奠定了在中国红色经典音乐中的重要地位。

王锡仁，《珊瑚颂》作曲人之一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室原主任，中国著名军旅作曲家，祖籍重庆市江津区塘河镇学堂湾。1929年10月，王锡仁出生于江津塘河的音乐之家，自幼时随经商的父亲搬迁至四川自贡市富顺县定居，生活轨迹的变动并未影响他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。1949年底，王锡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十一军文工团，转至海军青岛基地文工团，1958年，调至海政文工团，始终坚守在音乐创作的岗位。

一份家乡情怀，一颗纯朴之心，家乡的召唤，成就了我与王锡仁老先生结缘，成为忘年之交。2001年9月，江津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系列片《拥抱江津》，邀请王锡仁老先生回乡创作主题曲，他回到阔别60多年的江津，受到老乡亲们的热情欢迎，探访父母的出生地塘河镇和白沙镇。王锡仁是海政文工团大型歌剧《红珊瑚》主题曲《珊瑚颂》作曲人之一，他还创作了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》《白发亲娘》《父老乡亲》《中国的月亮》等享誉大江南北的经典红歌。

此次故乡之行，王锡仁老先生特地为家乡创作了《拥抱江津》《情结》《四面山之恋》等本土歌曲，《拥抱江津》主题曲由李丹阳首唱，《情结》主题曲由谭晶首唱，《四面山之恋》由姚贝娜首唱，至今在帅乡大地广为传唱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我还是孩提，就看过彩色歌剧电影《红珊瑚》，开场的主题曲就是《珊瑚颂》，1961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制作上映，根据海政文工团同名歌剧改编，以上世纪50年代，解放军解放东南沿海岛屿一江山岛等战斗为背景，讲述渔家女珊瑚为救父跳海逃生后，协助解放军组织渔民反抗压迫、借粮斗争，揭露国民党劫掠阴谋，关键时刻升起红灯，引导部队登陆解放全岛。

电影结合歌剧元素，采用戏剧化唱段与对白，《红珊瑚》主题曲《珊瑚颂》以红珊瑚隐喻革命精神，成为经典音乐作品。《珊瑚颂》的作曲者是胡士平和王锡仁，1961年联袂创作了这首歌曲，作词人是赵忠、单文、林荫梧和钟艺兵。《珊

瑚颂》其音乐风格强调“声”与“情”的表达，以精准娴熟的声唱技法对歌曲进行完美展现，以“情”展现歌剧“声情并茂”的艺术魅力，体现了传统“艺境”美。作品特点体现在民族风味的音乐结构，借物抒情的歌词表达，以及多样化的演唱演绎上，雅俗共赏，至今仍被广泛传唱。

傅丽坤，重庆人，著名抒情女高音歌唱家，海政文工团歌唱演员，原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。她是《珊瑚颂》歌曲的原始演唱者。《珊瑚颂》体现的高尚品格和革命精神，歌曲的文学性、可唱性表现在优美流畅的旋律线条中，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之作，先后有李谷一、李丹阳等著名歌唱家演唱。

2025年9月30日，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《沉默的荣耀》，该剧展现了在台湾潜伏的隐蔽战线英雄们的故事，在动荡的年代里为了信念不惜牺牲自我的故事。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，于无声处听惊雷，于沉默中见荣光。《沉默的荣耀》在剧集宣传、特定剪辑片段中，曾选用徐子尧演唱的《珊瑚颂》版本作为背景音乐，源于人们对歌曲精神内核的认同，《珊瑚颂》中“风吹来，浪打来，风吹浪打花常开”的坚韧意象与剧中隐蔽战线人物坚守信仰的故事高度契合，被用于推广素材以增强情感共鸣。此后被多家自媒体复制粘贴，产生了几何级的裂变，风靡大江南北，在海外引发广泛关注。

徐子尧演唱的《珊瑚颂》以纯净、沉静、叙事性强为核心，通过情感细腻地演绎展现歌曲内涵，区别于传统高亢激昂的民歌唱法。她没有矫饰的张扬，用朴实真挚的歌声，唤醒了人们心底对英烈们的敬仰与感动，让画面里那些沉默的英雄再次鲜活，歌声犹如清泉淌过心田，带着叙事般的温柔与细腻，不疾不徐，娓娓道来，每一个音符都裹着真挚的情绪，从耳畔沁入人心田。

《珊瑚颂》是缅怀，是深情，是追忆，是震撼心灵的呼唤，徐子尧的演唱接地气，唱出了前辈们经历中国的苦难而信仰高于生命的精气神，他们是壮烈的一生，伟大的一生，为了祖国的统一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烈士们永远活在人民心中！

2010年2月，王锡仁老先生离我们而去，他创作的歌曲是永不消逝的天籁之音。